

各國政治下

煤利說

吳肇社

五金之產為器用所必需。而礦中所產之煤。需用尤繁。煉金銀。煉鋼鐵。一切機器造作。則恃乎煤。鐵路縱橫。機車運載。則恃乎煤。海洋之中。輪舶往來。所藉以運機輪者。則亦恃乎煤。故西人先事籌辦。沿埠之積。幾於以煤為命根。泰西初於地中得煤。未知大利用也。後各種汽機愈多用。煤愈廣。查各國每年得煤之數。英國約二萬萬噸。美國約一千八百萬噸。波羅斯約二千一百十萬七千二百十四噸。法蘭西約一千一百一十萬噸。經國約一千零三十萬噸。塞渴司文尼邦約一百九十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噸。產煤之區。何國幾有。然究不若中國之盛。攷寶牖餘談。中國所出之煤。每年約得一百二十五萬七千萬噸。其多於歐洲不啻二十倍。京師西山南山煤產。自前明至今。數百年。採日廣而出亦日多。咸京錦州府至雞鳴山一帶。多處開煤。價亦甚廉。陝西煤約有八十萬萬兆噸。平涼秦鞏等處。時有煤層露於道旁。山西煤約有七十三萬萬兆噸。且白煤其多較美。利堅白煤更結。山西東北太原大同。太平米脂暨直隸井陘。雲貴廣昌等處。煤多而佳。每百斤煤價值不過五十至七十錢。文山東開煤處。約分三大段。一如長山孝婦河。為適中之地。其南則淄川博山等處。各山麓所鑿煤洞甚多。一沂州府南陸地甚平坦。多產煤。井法所出煤約有三種。無論何地。鑿井求之。均可得煤。一雖濰縣南陸。二十里煤多而佳。餘如新泰章邱萊蕪等處。煤塊大致數尺。煤層之

厚可知。江南產煤處。徐州府屬業已設局開辦。鎮江東南一山分南北。兩條迴合。漸張而遠。列一由北而至金陵北關止。一由西南至金陵城東十五里止。煤層俱在二山分行之間。山間各土石分上下兩大層。上層可得佳煤。下層之煤較遜。上層有數處煤層形迹露於地面者。近日官商分辦。自龍潭東陽樓靈璧石嶺石欄山等處次第興工。龍潭樓靈已出煤至四萬墩。西人謂其質堅力足。可與臺煤比埒。浙江龍游等處亦先後開辦。所出之煤。龍游以杜山塢沿口運為最。桐廬以全家山為最。西安以王家山塘沿為最。建海以山路莊為最。福建產煤亦饒。汀州等處間試開採。距永定六十里。煤井所出業已暢行。他處煤質未能列入上等。由開取之法未善耳。江西自昨歲舉行煤礦公司。本地鄉民各認煤脈所在。呈請開取。吉安萍鄉等新煤陸續運至。湖口九江等處四川產煤之地。據測驗者言有六萬七千方里。約得四百二十萬萬兆噸。東之開蕩奉節。北之昭化綿茂。西之大邑嶽允。而江油綿竹等煤洞尤深廣。且多白煤。尤利采用。湖南南之桂陽新永。西之瀘乾。湖北之鶴峯宣房竹。其煤脈鍾蓄孕積已久。大冶等煤層厚有三四尺。沿江之明家灣等處所出烟煤既無硫氣。又不失石質。與英之上上煤匹敵。此就西人所已經測驗者言之。其未經身歷者猶不在其內。西人謂謹舉湖南一省。已可當歐洲列國之所出煤之富饒。可知即就煤利而言。中國已甲於地球。卒不免於貧者。以未能如西人之實事求是也。

國債論

熊焜

土耳其以債貧。日本以債富。同一債也。而一利一不利。其故何哉。夫土人借債以用兵。僅以供火藥彈丸之一擲。倭人借債以興利。遂開強兵富國之大源。此其已然之成迹。夫人而知之。然使俄土之戰。土人勝。俄必責令俄人割地賠費。為城下之盟。而還借債有限。而獲利無窮。安見土人之不以債興乎。西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日本在倫敦借英銀一百萬磅。以之創造鐵路。顯開利源。實隱萌異志。使我中國發其奸謀。遣一旅之師渡海而東。以是時名臣宿將之力。必能戰則勝。攻則取。而日本將覆亡之不暇。亦安在其能自強乎。是則土以借債貧。土之不幸也。而其源則在國素貧。而益之以債也。倭以借債富。倭之幸也。而其源則在廣興利益。而中國又優容之也。然則國債固孤注之術。而非老成謀國者所敢出乎。曰不然。量國家之力。而慎出之。則債雖多。而國計無傷。通者中國屢借洋債。受奸邪之欺弄。亦已不少。然而債雖多。而不至甚貧者。以不若土耳其之不量力也。債雖多。而不能致富者。以不若日本之能興利也。今者創鉅痛深。競若以西法治中國。然鐵路海軍。動需鉅萬。戶庫無以應付。海關不勝取求。捐輸徒濫名器。開礦先需資本。國債之借。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

歟。但今日之中國。非民不足之患。而國不足之患。民不足。借債他國可也。不必坐以待弊也。國不足。借債吾民可也。不必自啟漏卮也。鑒土之貧。效倭之富。必量入以爲出。不行險以徼幸。是則國債之要義歟。是則國債之要義歟。

日本尊君權以抑民權說

宋肇琨

日本開國於周秦之間。通使於漢。修貢於唐。嘗遣其子弟航海至華。入學肄業。得以沾濡前聖人之化。聲明文物。大抵相同。迨後判為南北。列為羣侯。強藩專制。太阿倒持。若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迭起執政。歷七八百年。蓋君權之替於臣下也久矣。當時大將軍主政。或尊之曰幕府。或尊之曰霸朝。其則稱國主。稱大君。稱國王。王室之危。幾如累卵。於是憂時憤世之士。輒以尊王大義。微言諷刺。鼓煽人心。厥後愈治愈甚。威力日絀。錦旗東指。幕臣乞降。朝政一新。皇權獨攬。亦以其時迫於外患。逼於內訌。明治具不世之姿。自傷國勢孱弱。遂毅然興起。廓然更張。廢群侯。斥霸府。闢口岸。聯邦交習。英荷之語言。法英國之商務。師美洲之學校。效德國之軍制。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則效西法。纖悉無遺。不數年間。滅琉球。以試其端。擾基隆。以張其畿。瞰高麗。而據遼東。割臺灣。而索償款。西峻印度。以自主。東干澳洲之事。權藉檀山之亂。而涎其地。乘小呂宋之危。而助其勢。入萬國之公法。與弭兵之盛會。通太平洋之電綫。以握全球大勢。測西伯亞之鐵路。以察俄人狡謀。島國之強。列於二等。嗚呼。何其振興之捷。竟至如是耶。論者謂處士橫議。變封建為郡縣。而日

本之皇權以一沿其流而庶人議政倡國主為共和而日本之君權以分君權一則臻於強君權分殆將漸見為弱乎然吾嘗有以原其尊王之故矣當前此之倡為尊王者意不在尊王也在覆幕府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又務結民心以免諸藩之崛然復興而為子孫久遠之計故國皇五誓首曰萬機決於公論此雖一時權宜之策而適授民以議政之柄由是民主同盟會之事以起而到處登壇演說者亦復紛然自新簡內閣總理大臣桂子爵太郎始移文內務省禁之誠以二千餘載一姓相承之統緒不忍日長民權日削君權馴至他日竟變為民主之國故先事而防其漸也況近日之民氣器張人心浮動危言麗語雜出喧呶築室道謀轉無成就安得不一其權於君使蚩蚩者皆息其不靖之心哉

問泰西諸國兵制策

王桂興

擾擾五大洲。鷹瞵虎視。各自爭強。器械戰艦。日異月新。莫不整軍經武。以樹威於地球。蓋兵強可以立國。勢盛可以服衆。養民足食而外。莫此為先。今將泰西各國兵制。略述如下。攷英吉利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議院議定軍制。通國大小兵官七千四百二十一員。兵目二萬五百二十四員。兵丁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名。馬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匹。戰礮二百八十二尊。此指本國陸軍言之也。此外更有屬地兵丁。駐埃及者二千二百八十名。駐印度者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五名。其寓兵義勇步兵。不在其內。約計五十六萬數千名。通國水師兵官水手船卒。共六萬五千四百名。其提督十三員。提督以下兵官共二千五百八十四員。法國之民。自二十一歲起。即須編入軍籍。荷戰從戎。至四十五歲止。有事徵調。無事居家。初為營兵三年。充頭等萬兵六年。二等萬兵六年。三等萬兵十年。各處徵兵局章程。與英國略同。但英國不强民為兵。法國則自太子以至庶人。皆須當兵。習戰耳。國中之兵大者曰協。分協為營。分營為隊。通國步兵一百四十協。馬兵八十二協。練習礮兵三十八協。核計陸軍定額。凡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名。水師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五名。德國定例。凡為男子。皆須從軍。故太子亦編入軍籍。當兵三年。其下自二十一歲起。至三十七歲止。初三年留營為正兵。後四年乃充頭等萬兵。又自二十八歲起。至三十

八歲止充二等當兵。二十九歲起至四十五歲止充三等當兵。兵制分全軍大軍二鎮一協一營一哨一隊。隊隸於哨。哨隸於營。營隸於協。協隸於鎮。鎮隸於軍。全軍者鎮協營哨隊俱全者也。總核通國步馬礮三項陸兵兵額。兵官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七員。兵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名。通國水師兵官兵丁共計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六人。俄羅斯開國本後其軍制在乙千八百四十七年始行大定。民在二十一歲後即須當兵。其時每年約可徵及歲合用之兵八十五萬名。以二十五萬留營為正兵。餘皆作為當兵。總計步兵乙百九十二協。馬兵二十一鎮。礮兵五十一鎮。水師二萬六千八百名。塹斯國與普魯士為聯邦。國中兵制亦徵民為兵。男子自二十一歲起充作正兵。二十九歲充作當兵。其等級規制與德法二國略同。與英國稍異。意大利自佔羅馬之後持盈保泰不復多求。然軍政留心仍是不遺餘力。男子二十乙歲即須當兵。步兵以五年為期。馬兵以四年為期。礮兵工兵以三年為期。此皆營中正兵也。正兵期滿始退為一二等當兵。西班牙軍政亦尚民兵。男子二十乙歲即當兵。先充正兵三年。後充頭等當兵二年。二等當兵六年。荷蘭國男子至十九歲即須當兵。雖定制初充正兵五年。實則在營一年。惟有戰事始足正兵五年之數。軍制雖有萬兵之說。然終不如他國之講求。美利堅軍制異於歐洲之德法。略同於

英其所用之兵。既在疆場。皆由國家發餉。出資雇用。雖衆民自願為兵。而國家從不輕待也。葡萄牙軍制。國中男子二十一歲。即出當兵。先為正兵三年。次為一等寓兵五年。後為二等寓兵四年。其三等寓兵。即民間義勇。此定制也。總之泰西各國海軍。以英國為最。陸軍以德國為最。其餘亦行伍整齊。法律嚴明。此諸國之所以各能自立也。

日本明治維新攷

彭世襄

日本維新。赫人耳目。欲攷其勃興之制。則有元和顧厚焯日本新政攷一書。在其書分部有九。曰洋務。曰財用。曰陸軍。曰海軍。曰考工。曰治法。曰紀年。曰爵祿。曰輿地。九部之中。分細目七十有二。詳且盡矣。近所輯日本國志及新史攬要。又詳載言之。明治之所以興。瞭然具備。其又奚攷。若就諸書所有。拉雜鈔胥。自欺欺人。實所大恥。請舍其一切事實。而就諸書所載。悟其施行之次第。攷之以為維新者告。庶循序漸進。不至急遽凌亂。再蹈戊戌政變之轍乎。其次第大綱。但攷其改定官制。便秩然得其宗旨。明治元年。我同治七年即位未踰月。即改設司法大臣。大藏大臣。二月設陸軍大臣。九月設外務大臣。其二年大藏省置造幣寮。管出納租稅。監督通商礦山五司。陸軍省置卿大輔。外務省置諸開港通商司。即此數端。而有司法以肅上下。則內治脩。有大藏以董度支。則國用裕。有陸軍以資鎮撫。則內患銷。有外務以協邦交。則敵讐弭。維新之始。他務未遑。而於兩年間。即專注此四大事。可不謂知本者與。然學校不興。人才無由出也。於是四年設文部大臣。而通國之學校。日以盛矣。然海權不張。國威無由振也。於是五年設海軍大臣。而舊日之海軍。漸以擴矣。然警察不嚴。內政終無由盡肅也。於是七年設總監警等官。而警察之制精。民間無遁情。無積弊矣。迨至十四年。復專設農商大臣。而商務工藝種植。駸駸與泰西齊驅矣。因時制宜。從

容進步。故十餘年間。學校多至三萬餘處。師船增至三十四艘。礦產則官礦九區外。民礦大小千餘處。官民銀行共增至二百二十六行。何其盛也。而總其樞紐。則全在八年仿議院之制。專設議長議官。制定新治。改正舊法。合全國之心。以為心。即視全國之議。以為議。夫是以事無阻闕。上下一心。以成今日之治。嗚呼。明治之初。日本之風氣。猶窒塞也。其先有德川氏主開關互市。而輿論沸騰。遂奪其柄。其時在我志士之接踵顛躓者。前後相望。迨睦仁立而後。新政成焉。豈非國以一人興歟。東洋島地。不及中國三省之廣。而謂我二萬方里四萬萬人之大國。一朝振起。不能雄視地球。有是理乎。但羣言師日本。而未聞一按其新政之序。躡等而進。不惟有進銳退速之憂。且恐有紊亂窒礙之患。故攷明治新政次第。以俟夫有識者擇焉。

日本明治維新攷

孔昭晉

日本維新之政。始於明治之改元。方中國李唐之時。彼國數遣使往來。慕效華國。制度一準唐法。千數百年來。稍稍習見。厭棄之。加以幕府專擅。諸侯紛爭。自德川氏并政七百餘年。國之權力。上不在君。下不在民。君民皆處。統緒不絕。若綫。洎乎嘉永。安政之際。外患迭起。內憂日訌。叛讎高張。羽翼遂盛。其勢岌岌。不可終日。睦仁崛起。平諸侯之難。削幕府之權。弭交涉之釁。靖處士之氣。易藩屬為府縣。而政一新。易寬永。天保錢為金銀銅幣。楮幣而政一新。易額兵為徵兵。而政一新。易舊厯為西厯。而政又一新。口岸宏開。鐵道如織。師船郵政。電綫製造。廠勸工場。及議院學堂。諸大政。泰西所極力經營者。日本事事仿行。不遺餘力。舉二千年來威權所不能劫。兵革所不能移。書詩所不能澤者。一旦內修法制。外締鄰交。果力精心。百折不變。駸駸乎兼英俄德法之所長。而無畏乎將軍之逼。薩摩之橫。吁。何其勇也。余觀日本海舟勝安芳所紀。嘉永以來艱難諸狀。而欲日本之變法。較難於俄彼得之變。其韃靼漸染之獷俗。法德意奧之變。其怙權勢壓平民之世家。可讀古賀侗庵海防臆測一書。所陳攘夷之妄。鎖國之失。夜郎自大之謬。與夫專言蘭學。而委靡頹喪之非。皆在日本未變

法以前較之中國今日頑固之流殆又甚焉卒以堅紱刻擊乾綱獨斷故變法祇三十餘年而修慧修福遂積成阿僧祇無量之功力為亞東雄國有志者事竟成斯言洵不誣也然則處易變之朝值必變之勢雪恥自強在此一舉亦何憚而不為哉至新政條目詳見近人所著日本地理兵要日本新政攷錄之累紙不能盡故不贅述

問西人似墨近儒多持此說顧墨子篇中每有與西學殊旨者試分別言之

朱錦綬

向讀陳氏東塾讀書記。顧氏算書。張氏瀛海論。薛氏四國日記。未嘗不歎西人之似墨。說者固有所據也。惟中西通道約數百年。墨子之時。初無西人蹤跡。墨自墨。西自西。非墨子之預肖乎西。亦非西之遠師乎墨。西學之合墨。亦偶然耳。必事事牽合之。非特無謂。并非陳顧諸儒之意矣。嘗取墨子十五卷。撮其大凡。而與西學知其殊旨者。殊不少也。西學有二。政學藝學。其藝學與墨合者。姑勿共論。論其政學。則墨子修身篇云。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與西國學校專重學者異。辭過篇云。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與西國之人口稅印花稅。厚斂於民異。又云。足以別男女之禮。與西國男女平等異。尚同篇云。聖王制五刑。請以治其民。而西律無大辟。何有五刑。兼愛篇云。視人之國。如己之國。而西俗好勝。動覆人國。埃及波斯。可勝嘆哉。其下篇又云。強之劫弱。此天下之害也。而西人恃強。因以爲利。膠灣旅大。彼豈以爲害乎。節用篇云。不致遠國珍怪異物。而西人有賽珍會。無遠弗致。明鬼篇云。古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後人。而西教奉天主。不知

有鬼。非命篇云。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
良。為弟。則不弟。而西俗於父子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處之。無所謂慈孝良弟。凡此數
端。皆顯與墨子殊旨。而無可牽合。必拘西人似墨之說。穿鑿埒會。恐墨子亦有所不
受也。